

美翻了：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刷屏

为“对话”天才画家王希孟， 舞蹈演员学画《千里江山图》

一部《只此青绿》，一卷《千里江山图》。搬上舞台的《千里江山图》，首演好评如潮，在各社交媒体上炸开了锅。同样，2日晚在无锡大剧院上演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以生动的舞蹈讲述名画背后的故事，展现天才画家王希孟内心的青绿狂潮，成为大部分无锡人当晚朋友圈的“关键词”，这也让饰演王希孟的舞蹈演员张翰，感受到了无锡观众的热情。



“被美到凌晨两点还不肯睡觉”

“因为极致的美丽几度潸然欲泣，被惊到了”“被美到凌晨两点还不肯睡觉。”“细腻精致，婉约典雅，姿态步调都延展收束得刚好”“必定要前排再刷的完美作品，希望无锡多点这样的精品剧目，太棒”……开票即售罄，这便是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对无锡票房的号召力，在其他城市亦是如此。不少观众看完就感慨，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又拓宽了美的边界。继舞剧《永不消

逝的电波》之后，很多人都在期待周莉亚和韩真这对黄金搭档的下一部惊艳之作，事实证明，《只此青绿》不负所望。

当晚，不少观众提前一小时就来到大剧院，拍照打卡、购买舞剧文创，更想巧遇主演合影。在新区工作的张艺是一个舞剧迷，她说为了抢《只此青绿》的票，喊了七八个朋友一起帮忙。“我之前就看过首演，这次在无锡是二刷，它就是一首

献给工匠精神的赞歌，值得细细品味。”李女士表示，自己来无锡才两个月，却赶上了《只此青绿》，这样生活中小小的幸福感，让她感到了满足。22岁的贡小云是主演张翰的粉丝，“从《舞蹈风暴》中认识他，一直很喜欢他，我准备看完演出后在演职人员通道等他，如果能跟他合影，就太好了。”像贡小云这样的粉丝，当天还真不少，演出结束后，有数十人在门口等候张翰。

“再次感受到了无锡观众的热情”

记者独家采访张翰时，时间已很晚了，他虽有些疲惫却很开心，“再次感受到了无锡观众的热情。”他上次来无锡大剧院，是在2019年参加由无锡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舞蹈风暴》无锡站见面会的活动，“我还记得当时我们跟台下观众聊了3小时，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无锡观众的热情，以及对舞蹈的喜爱、

对演员的尊重”。此次在《只此青绿》中饰演王希孟，张翰压力挺大。为打磨好这幅舞台上的千里江山图，习得真正的“宋人气质”，演员们几乎都“疯魔”成了戏痴。演出前张翰查阅了很多关于《千里江山图》的信息，发现所有信息都是根据画上的几句题跋而来，相关影视剧一个都没有。

于是，张翰买了很多书籍，里面有很多名师大家对这幅画的解读和评价，“很多人都说，只有他这个年纪才能画出这样的画，年纪大一点的画师可能会有更多留白，颜色刷一下就过去了，他年纪小，才会把老师教的每个细节都画到位，包括山体的阴暗面都画得一丝不苟，他很想得到老师的认可”。

“那一刻，我真绷不住了”

张翰对角色的更多体悟，来自和两位导演在排练厅的磨合，两位导演会看到18岁少年希孟和他相通的地方，想象着他可能做什么、不做什么，可能受过很多挫折、很多打击，慢慢找到希孟的个性。在剧中，张翰至少有四段在画案前的场景，动作不多，怎么才能让观众相信他就是希孟？他专门跟从中央美术学院一名专研青绿山水画的博士生学画《千里江

山图》，准备从白描到上色再到点染，一步步学、一步步画。《千里江山图》纵51.5厘米、横1191.5厘米，张翰直言，自己学画6次，每次4小时，才画到上色前的那一步，每次都脖子酸痛，看东西都重影了。

有一场戏，因为入戏太深，张翰哭到不能自已，为此还被导演取了“哭包”的外号。“那是希孟最孤独、最焦头烂额的时候，天气特别冷，

手都拿不稳笔了，好不容易找到画画的灵感，展卷人在后面默默帮我披了一件衣服，那一刻，我真绷不住了，心就像洪水决堤了一样，鼻子立马酸了。”很多观众都觉得张翰瘦了太多，有点心疼他。在排练《只此青绿》时因压力太大，张翰直言并不想吃饭，只想喝水，有时他也会逼自己吃点，“跳舞嘛，运动量大，消耗也大，然后我就瘦了”。（晚报记者 璎珞）

非法获取54亿条信息 在暗网售卖

警方查获近年来 国内最大“社工库”

本报讯 3名网络技术高手搭建数据库，非法获取个人信息54亿余条，一条信息最高标价6000多元……一个在暗网上活动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团伙被无锡警方成功破获，该案系近年来国内破获的数据量最大的售卖公民个人信息案。昨天，办案民警介绍了案件侦破情况，提醒网友平时不要轻易“扫一扫”“填一填”。

锡山公安分局网安大队民警近期在网上巡查时发现，一名卖家在暗网平台上为他人查询某大型社交平台账号关联的手机号码、个人信息等数据。这种信息敏感度高，而且可以关联出各种信息，因此价格高昂，一条查询信息的最高交易价格达6000多元。“循着线索追踪发现，一家贵州的网络公司与案件相关”。随着调查深入，网络公司法人代表何某进入了警方视线。经缜密侦查，警方近日抓获何某以及熊某等2名技术人员，现场查扣涉案服务器6台、电脑2台，查获嫌疑人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54亿余条。

办案民警介绍，何某精通网络技术，组建了一个“社工库”。所谓“社工库”，是指黑客将泄露的用户数据整合分析，再进行集中归档的一个地方。“这是迄今查获的最大单体量‘社工库’”，民警说，该“社工库”里的信息除了常见的姓名、电话号码等，还包括房产信息、家庭住址，甚至有网络账号对应，涉及医疗、快递、出行等多个领域，集成度极高，数据量庞大。

54亿余条个人信息从哪里汇集而来？民警说，一方面嫌疑人的网络公司承接了一些正规业务，负责开发了外地某医院挂号系统，以及某机场旅客系统等。何某等人利用工作便利，给这些系统后台预留了“后门”，将数据库接口接入其公司开发的软件系统内，私自导出姓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等公民个人信息；另一方面，该团伙通过黑客手段窃取公民个人信息，还网购了大量个人信息。警方分析指出，常见的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主要是网上流转信息文档和压缩包，以每条信息几角至几元的价格交易，并不进行后台整理汇总。而该团伙最大的特点是拥有“技术加持”，把收集来的信息通过模型整理分析，变成了更敏感私密的个人信息，并搭建具备查询功能的数据库，在暗网上为他人提供查询、出售服务，这对受害人存在很大的隐患和危害。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念楼）